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七至九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四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冊文

代梁丞相作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

冊文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朔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五三六經若稽天則勑叙人紀罔不上昭帝猷内融母德與幬載相永與曦胐相輝是以書首堯典詩首周南葢降羲迄黄肇允而未具嫄武狄鳦若淑而靡隆君子於是乎謂地道莫盛於唐堯母德莫加於文母也然上下千載相望遥遥若夫堯父文母生同昭時參天兩地壽儷太極如日斯升如月斯恒倬乎如今日之於鑠者負哉不可得聞已德日新壽日新則鴻號碩聞又日日新顧可挈而不熈哉恭惟光堯

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皇建運淪再造穹窿更生肖翅重輝宗祏固天縱之聖神武文叡聰徇齊又多績也厥亦惟我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靜專實左之右之輔之翼之在河之洲言采其荇關雎之所以風天下也莊敬以思謙恭以畢思齊之所以垂徽音也為絺綌之俗薄澣之服葛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於求賢如卷耳逮下如樛木化行如兎罝由身而家由家而國由

國而天下母也克仁緊光堯有不殺之武母也克儉緊光堯有日損之道母也克遜緊光堯有黄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母同道一德惟齊惟鈞先施冲人恩被函生格于皇天自天壽之有永無艾臣敢不涓選令日肦飾上儀躬率百工增崇顯名用答揚二親之光訓蓋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是以有明慈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齊廣之稱乃齊乃廣言之不足我是以有備德之稱且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一襲六為

八備也衆美會焉萬善叢焉德行純備視周之太任無
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加上尊號曰壽聖
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惟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
日對越大養於萬斯年復無無極燕翼右序以篤宋祜
以休于萬嗣臣誠歡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詞

給太學士人綾紙詞

牒某人成均材之囿也言藝其苗言擷其秀既曰擷之

昌不藝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碩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往省母息事須准勅給牒補充太學生故牒

議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至莫大於愛之以德吾如是而尊之吾親可以受之受之而安居之而無疑是之謂愛之以德不然極吾之所欲尊而不顧吾親

之所不欲受豈所謂愛之以德乎昔魯之閔僖兄弟也
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而文公乃躋於閔之上文
公知尊其父而不知納其父於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
者陷其父也故春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
逆祀始正故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嘉之也然則議者欲
尊大行太上光堯皇帝為祖無乃近於躋僖公之類乎
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太上光堯皇帝以上
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撥亂世反之正皇建太極再

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九廟中興之業巍蕩遂古至於回龍輴於永祐承太母於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戎靖國方内客如絡興辛巳金亮叛盟戎路一征敵酋自斃功成不處斷自天衷褰裳去之以授聖嗣駿功丕烈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遜皇乎我宋丕天之大律不可貶已尊而為祖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亡漢則先漢至平帝而終光武取莽而漢典則後漢自光武而始國自我始謂之祖可也光武之

於平帝光武所不得而父況非受之於平帝平帝之於光武平帝所不得而子況非授之於光武親則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謂之祖可也今我先堯親則徽宗之子也位則徽宗之授也稟父之命傳父之位至於廟號父居其前同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列聖而稱祖光堯之心其安乎哉揚雄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其號而使其心不安其神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郎博士僉爾而進質之於天盍亦無變稱宗

之制而獨求極尊之謚庶幾下可以稱吾君愛親以徳之美意上可以安先皇在天之神靈也謹按謚法窮神知化曰聖一民無為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修徳來遠曰文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徳聰明仁儉不曰聖乎内嬗聖子獨觀昭曠不曰神乎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干裔夷用賓不曰文乎刺經作制興滯舉偏不曰章乎宗廟再安祀宋配天不曰孝乎昔堯帝之徳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焕乎文章堯之

章也親睦九族堯之孝也惟我太上興時尊號于堯有先厥今易名備堯六德勤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高惟高之一字乃畫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功高乎六典其壽高乎三五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之太上光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聖神武文章孝皇帝廟曰高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葉恭簡公謚議 名義問 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乎誅賞而誅有不及於隱慝莫顯乎公卿而爵有不施於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以名其爵不以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褒死而不忘片言之貶百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樞密葉公既薨其子某謁於太常考其行實稽之謚法法之所與也謹按謚法不懈於位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易公之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

年敵人敗盟　我疆埸有為右相而受命督視者逡巡
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太上皇帝玉音慰諭且謂
卿能為朕行朕復何慮大抵緩則食其禄急則逃其死
為臣如此憸孰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任之可謂不憸
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何以謂之簡也公自為小吏而
上疏論時宰之姦邪以取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
執政之乗愎必使釋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
之有立小人當芟夷藴崇勿使能藝可謂正直無邪矣

是以謂之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 名士跋

議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忠與功孰難曰忠難古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於天下故也然身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仁生不可舍乃有舍生而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於濟世故也然以其君霸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恥之而不為君子是以知天下

至難之業不在功而在忠故節使趙公奮至難之忠而不懼捐甚重之身而無愛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胄宗室之英乃與上古之法仗節死義者乎争日月之光凌雪霜之嚴是歲寒之松栢生於高宗之景山疾風之勁草生於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議禮者當正色而謚之夫何疑焉公在靖康之間憤金人之偪痛宗國之屯結豪傑三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復結義士數千人以赴京師朝廷

取河北竟以謀泄敵敵人執之斷腰於市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懼曰果公之義捐一身於衆人貪生之日不亦殺身報國乎宜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於古積之至

於今舊者不足繼之以古鼓鑄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
其為錢不勝其為有餘也而反愈不足夫錢之與物無
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
物兩貴其故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
細民便此其所以敝也然行之於益州未聞如是之敝
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其費不貲盍與鐵者兩行乎
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之費無泉之利無
以為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故鑄可為也其

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劵之偽者民猶病之故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之育孟子所不忍也何必曰利孟子有為言之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寂言無施諸君必無為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

省試別頭策問

問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强而致此蘇氏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語則先才由後之説則後才兩從則戾一兩不從則孰歸或曰蘇氏駁乎權司馬粹乎經權則多尤經則寡悔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難不尚才哉舜之五臣周之十亂不用才哉且司馬之説曰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與德之分也昭矣及觀傳稱

高辛氏高陽氏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所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歟諸君且用世矣於此何嚮有司將觀焉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趨治者固多塗經乃謂之道繼乃謂之德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人駮乎術與德嘗恠二帝之治執中之稱遹而光被之稱遠精一之稱約而雍熈之稱

博堯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卓也及舜以是傳之三聖
文武周公觀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豈弟形其心忠厚
治於物禮樂陶於天下蹕矣然呂刑之繫已伏於圄空
之日春秋之戰亦倚於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當
周公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寢微矣周公用於
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歟抑知而不改歟且其道未離於
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違於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
者不一何也於是秦人監之絀道以進乎術偭德而向

乎功一用權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攜其政以歸乎兵與刑以為吾可以有就則亦奚天下不恱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强而强為國而濟登兹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以此終其信然耶抑評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夫成毀之於工拙此二事也秦果工於為國則不以毀廢工不以人揜技且其後之毀庸知其不由工歟抑其所以毀者果出於其所以成者歟於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寛厚公恕之治與天下為清静和樂之

事然漢無秦之術亦有秦之功朽貫紅粟白老兒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為秦之强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曰高皇遺朕平城之憂曰何至純任德教周政乎二君之治蓋出乎秦人之所謂術者矣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之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不帝周不得不弱說者曰窮於周然奚而不窮於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諉者曰異世至於術秦一秦也由乎前也奚以功由乎後也

奚以毁說者又謂秦之所挾者毁之具也其前之功者幸也然宣帝復用之而功則又奚說之諉恭惟主上躬發聖德統攝羣元葢將攄闔闢天地之至以丕纘祖烈内修之政自治之策必有萬其全也比者紓淮民之勤蠲江湖之逋復監筞脫兵甲郤羨餘戢横斂劭農功蒴水澤藹如之治登周漢而咸唐虞有日矣敢問諸君緊欲集不世之功則宜術之施然秦之毁武之悔乃有可懲而秦之强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拔之業則宜道

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監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今行其三而並欹擇其一而專欹抑外此而他之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乎術或曰仁術不自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歟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非古也危而注意將是霜裘雨蓑之論也故擇將在素論將在豫嘗試歷選古昔與諸君論之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軺車

將豈頷戴歌哉然洵邑陳濤之役山西之族哂之或又謂列兵法者皆决水轉圜之家學裕父功者乃忠義感人之燕翼不于其人于其閥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販為爪牙何必將種乎又或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亦能破秦可偏廢哉軍市之租盡給士卒廉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亦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軍而失道尚乳臭而見輕鬻樵水斂錢帛而賚燕晉斯馬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

知將亦未易若曰亡踰老臣若曰臣能平之自鬻可嫌
馬能降匈奴者即自當單于之後困壺頭者即據鞍矍
鑠之老獨何歟或謂戰必勝之將微信謹守鑰者疇知
之勇可用之將微經濟大畧者疇識之舉良將大臣事
也然守汝州而禽舉之者誰歟此猶可諉曰文武異科
將相異列也意思深長必禽萬人敵者舉之策敵制勝
必武舉異等者舉之亦各於其黨也然敏辨言兵而望
風輒懼而舉之者又誰歟哉或曰相崇而䟽將重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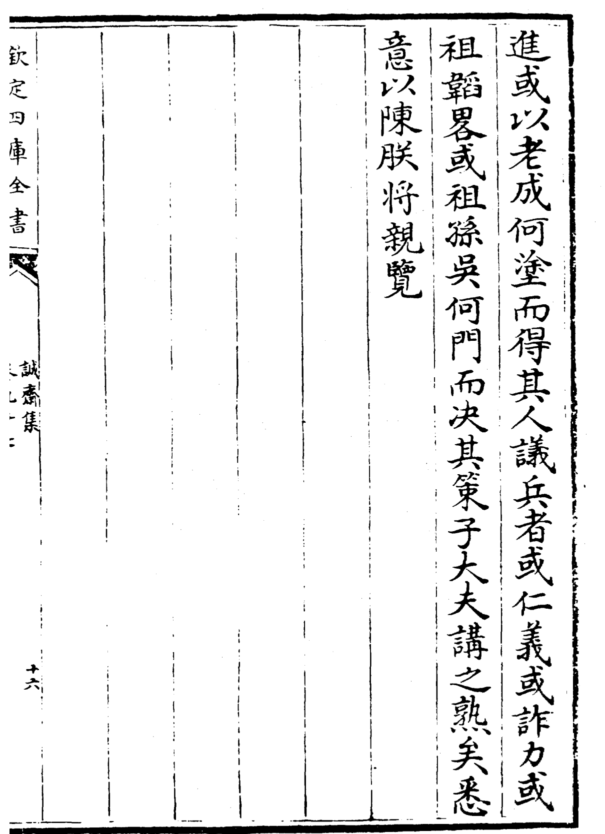
盍親且近者咨乎嘻五樓之敗即中尉之門人潼關之衂即軍容之上客旄節以賂得者有債師之號招討以貨取者亡封丘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人歎之何也恭惟主上聖武如堯勇知如湯競烈遵晦如武王然寤寐方名旁招頗收迺者發德音下明詔内而侍從外而計臣令各舉偏裨以備采擢聖慮至深遠也伊欲謹差真材允答隆指據舊以鑒新舍短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

君切磋究之將以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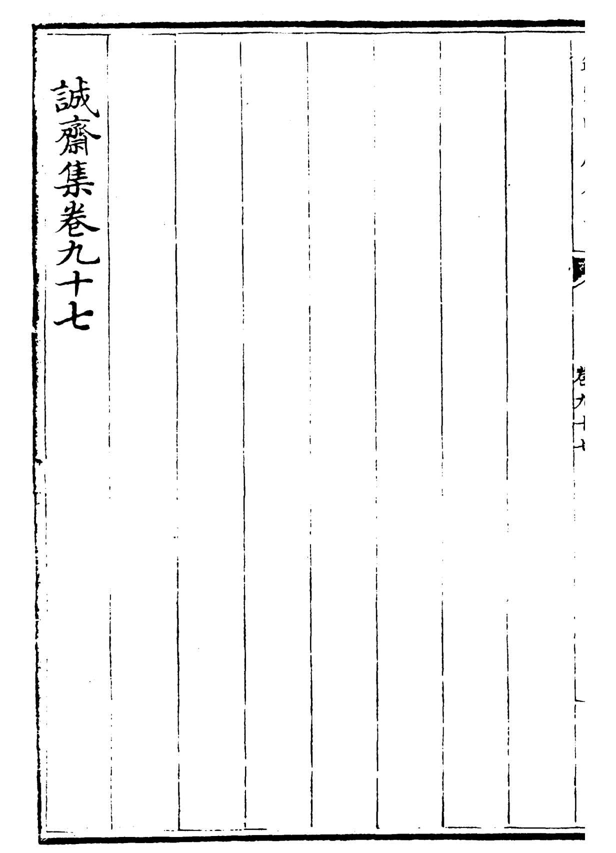
庚戌殿試武舉策御題

朕以寡昧獲承至尊壽皇之休德任大守重永惟保邦安邊之要莫大乎二柄夙夜祗懼遹求天保采薇之治至親御鞍馬講武訓兵屢詔諸將一意拊摩選偏裨之知勇而上之樞庭戒將帥之掊克而察以御吏朕於軍政非不盡心焉今子大夫咸造在庭朕甚嘉之蓋聞古者兵制夏商而上邈矣周家之制地方百里出士若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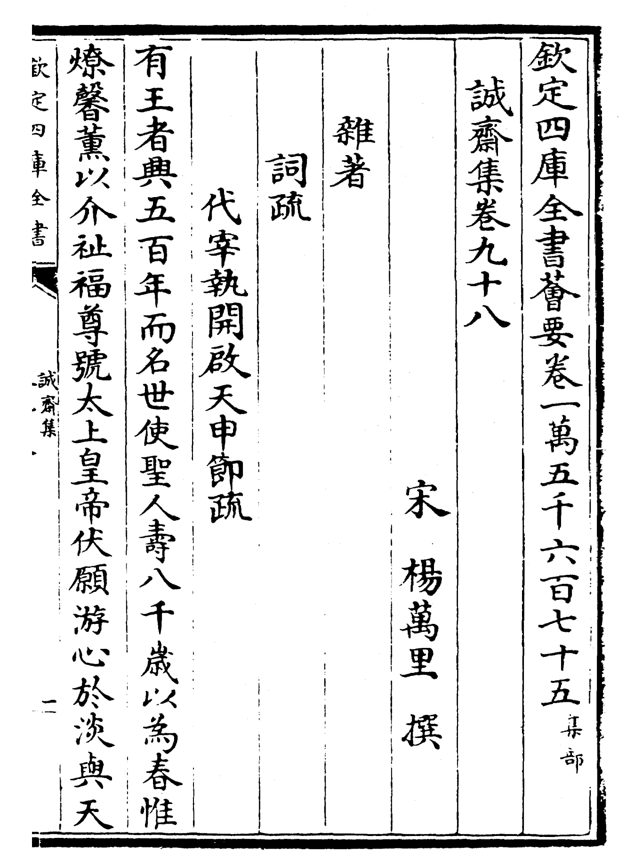
三千馬此井牧之法也然乘馬之法一同百里出士若卒者七千有五百馬何其異也至於諸侯兵十大夫孟津之會侯國八百則兵之為千萬者六矣而天子之兵止七十有五萬馬財足以當十諸侯之兵而已矣豈强幹弱枝之制乎至於齊之内政晉之被廬秦之材官漢之南北軍七校樓船唐之府兵彍騎雖曰非古亦各有其制也其因革善否可得聞乎若夫歷代舟車步騎之異技奇異正偏之異法擇將者或以文或以武或以新



進或以老成何塗而得其人議兵者或仁義或詐力或祖韜畧或祖孫吴何門而决其策子大夫講之熟矣悉意以陳朕將親覽



誠齋集卷九十七



誠齋集卷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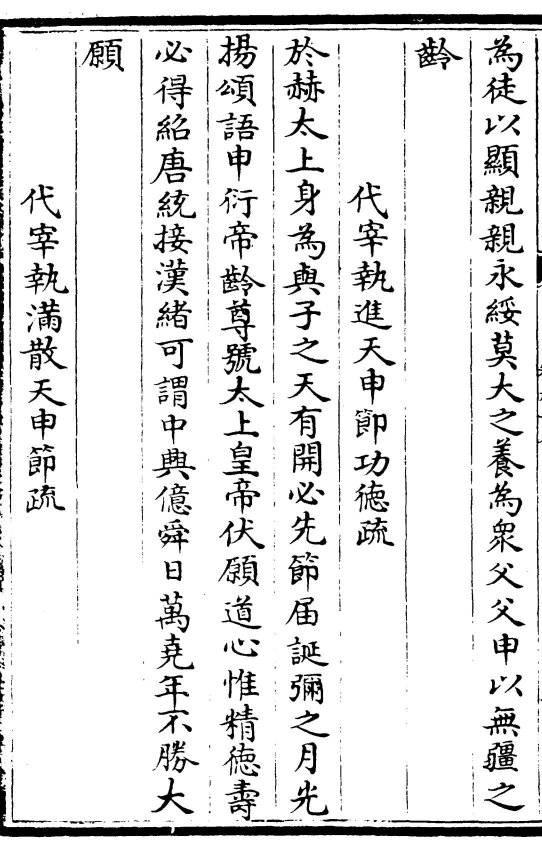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詞疏

代宰執開啓天申節疏

有王者興五百年而名世使聖人壽八千歲以為春惟燎馨薰以介祉福尊號太上皇帝伏願游心於淡與天



為徒以顯親親永綏莫大之養為衆父父申以無疆之齡

代宰執進天申節功德疏

於赫太上身為輿子之天有開必先節届誕彌之月先揚頌語申衍帝齡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道心惟精德壽必得紹唐統接漢緒可謂中興億舜日萬堯年不勝大願

代宰執滿散天申節疏

前期一月嚴香火之彌文佳節千秋正星虹之初度爰

熈竣事告厥寶慈尊號太上皇帝伏願齊心大庭函氣

太極二百一十載既濟中興之功八十一萬年永膺天

下之養

代宰執開啓皇后三月六日生辰青詞

詠舞雩之風載逾蘭禊夢入懐之月有慶茳庭呻其寶

書介以純嘏皇后殿下伏願與天齊壽合日共明六百

四十年既應誕彌之旦一萬八千歲永同富宁之齡

又皇后生辰功德疏

青煒維李載遲春日之陽紫殿有椒是生天下之母馬依梵力用嘉壽祺皇后殿下伏願合明日君侔德天妹佩環而助萬乘永寧金室之居奉玉而壽兩宫長對瑶池之燕

代宰執八月二十一日壽聖太上皇后生辰祝壽青詞

執矩少昊適行秋之正中思齊太任符夢月之嘉應蓂

篇作頌箕壽申休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伏願
博厚侔天光明合日玉巵萬歲長對上皇之觴瑶池百
純永膺西母之綬

為太安人醮星辰青詞

蒼穹昊昊仰止遼然黔首芸芸視之蠢爾惟一念之既
極則兩儀之不遐伏念臣某自頃入朝篤言將母甫充
員之再歲當受籍之三朝朝罷君王從南內萬官之後
歸持玉酒為北堂千歲之歡載驚慈顏驟膺痼疾舉闔

門而無色恍四顧之疇依籲天之心一萌勿藥之效如響久矣羈旅未之獲酬兹焉還歸敢不盡敬名羽衣之仙侶誦蘂珠之奥篇伏望上帝下臨百神格降申錫老親之壽永比寒門之私

為妻安人醮星辰青詞

上帝高明遠而無極下民哀籲感而遂通伏念某妻室安人羅氏頃及月辰遽纏災疾命已危於一髮禱遂遍於三靈罄忱恂於方寸之間格化育於圜穹之上其應

如響厥疾乃瘳既頓復於神魂亦兼全於母子戴天地再生之施欲報斯何薦潢汙行潦之微於文其允乃命黃冠之侶載繙玉宇之書取藺惟馨釆藻既潔願迓仙馭下照衡閭庶昭鑒於悃誠蒙永綏於迪吉

玄潭觀度道士疏

文江壯縣玄潭古壇别得張道陵之真傳具存許旌陽之故績冶金為蓋彈壓九淵之波濤裂石淬鋒尚餘一劍之砦蘚看管風月可無後人吹送烟霞何愛末力或

倒帑廪或捐金珠斯集事之無難亦獲福之稱是

常州禱雨疏

吏之多罪積繆政以傷和春聿唯深乃淹時而閔雨懼首種之不入舉小民而日咨籲天有祈徼福丕應伏願名龍震電詔山出雲雨徧崇朝霖以三日于耜舉趾勿令東作之違時力穡有秋允協西疇之望歲

又常州禱雨疏

維時仲夏言蓺其苗瞻彼大田無寸之水敢丕單於情

素以宰顴於穹蒼伏念臣菲然挹虛膺此治劇稱保障則何敢乃繆政於太和薦雩禜以有祈尚屯膏而未洽儻更崇朝而不雨則將卒歲以無秋民亦何辜吏實多罪伏願降臣以百殃之罰以儆罔功錫民以三日之霖來蘇此旱格于上帝慰彼羣生

禱疾青詞

疾痛呼天人以窮而反本高明覆物民所欲而必從敢瀆告於再三庶徼福於萬一伏念臣其㳙身空乏竊禄

滿盈上不切於王家下無補於民政不肖老而後止乃於既止而進官君子居無求安果以婾安而属疾繄天賜之過分致身灾之自招歳將一週病尚未去不堪極痛屢祈死以載號仰止蓋高何壅聞而未徹深省愆尤之積冐逃星曜之臨敬介黄冠薦余丹悃顒回哀眷毫釐罪而不刑俾有夷瘳疾無妄而勿藥

淋疾祈禱青詞

鶴鳴九臯無微聲而不達旻閔庶類繄哀眷之必回豈

其蟣蝨之臣隅此恫瘝之訴伏念臣年幾八秩病已再
秋念萬物自遂於兩間咸各正其性命顧六腑獨窒於
一者曾不如於狗豬雖備古來刀鋸鼎鑊之刑未足喻
此疾痛慘怛之狀三豎並手百藥罔功餘生蔑如瀕死
數矣屢哀籲於玄造未徹聞於蓋高瞑眩小瘳根本猶
在肆旁招於羽客敬展畫於血誠敢祈畀矜一洗沉痼
脫然去體徼五福之康寧大哉惟天與羣生而鼓舞
箴

言箴

金乎緘則以三圭而復亦以三前三以晦後三以悔晦則悔悔則去罪

學箴 為清江陳叔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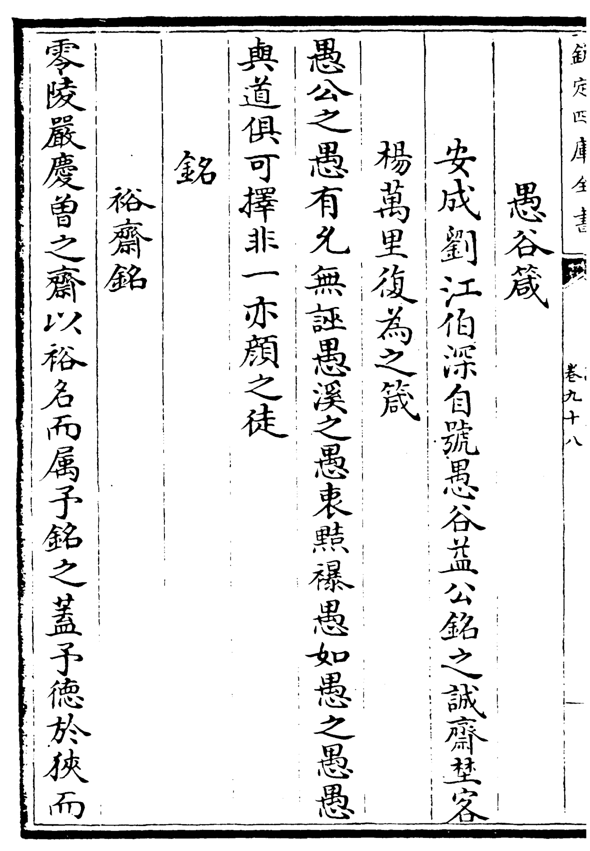
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為之淵以妥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蓺麥而欲穫菽聖有六籍道之國都立師求友往問之途有充於中必形於外行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載筆以葩厥辭大本斯拔何葉弗萎咨爾後學

於斯盡覺惟其篤之是以告之

官箴

大兒長孺試邑南昌辭行問政於誠齋老人告之曰一曰廉二曰恕三曰公四曰明五曰勤因作官箴以遺之曰

吏道如砥約法惟五疇廉而殘疇墨而恕兼二斯公別無公處三者備矣我心匪通茲謂不明借諝為聰夙夜惟勤乃克有終



愚谷箴

安成劉江伯深自號愚谷益公銘之誠齋埜容楊萬里復為之箴

愚公之愚有允無誣愚溪之愚柬黠襮愚如愚之愚愚與道俱可擇非一亦顔之徒

銘

裕齋銘

零陵嚴慶曾之齋以裕名而屬予銘之蓋予德於狹而

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共守之銘曰肇允民彛靡忒靡㞢則外是移而東斯隤孰褭其嬴孰啬其豐盍其反而裕哉厥躬崇崇如天若日伊煌富以萬方先施八荒仁以覺之敬以握之維其學之是以穫之迺門則顔氏于經于理將不姚奺盈而冲諸伊其冦而冲而盈諸豈其授而匪授匪冦匪新伊舊人見我新我若而人我其裕矣我其怙矣怙心驕驕其裕日消瑞巳孫子孔聖孔神而好是問可自用 云齋房靚如夙

圖宵書弗性其性有如百聖

兊齋銘

鄧晉卿以兊名齋而謁銘於予則銘之曰孰蹟吾門自門徂齋有釜而魚無酤而罍賔忘餒而主何樂哉曰樂斯何僕夫其咍有韋者編有麗者澤潤而作兊交相為益厥益交如其弗悅懌惟聖作則爰得講習兩儀乃神講則貫兮萬理蓬顆整弗亂兮相彼一閔悅言乎利我友萃止則喻於義口之非難性之惟艱羣餔獨欣易牙

則然孰天而言孰聖弗傳我友歸止我其求旃

寓庵銘

歐陽伯威名其居曰寓庵徵銘於誠齋野客楊萬里乃銘之曰言壓我居言蘧彼廬我寓我軀載離我梓載旅彼地我寓吾里曾是里離曾是廬蘧而子寓為曰人斯生控摶漚塵于誰贗真漢來秦去能幾寒暑兹不曰寓矧吾與若寄是垠塄胡蔕胡絡咨爾寓翁既儒厥躬亦古厥風賈而未售倏誕爾味聃周禦寇可浚匪洙可詠

匪雩孰聖之樞宅彼回室瞻彼尼日後天其息有寓有窮有居無終不在其從乃定乃宿乃蓑乃穀乃匠乃玉弗勲則書其以久渝子獨忽諸

書室銘

室不厭虛書不厭整牖不厭明几不厭淨君子資之君子飾之四物敢侮非天疇欺我躬匪几我性匪牖莫整莫虛心有弗疚

七星研銘

端溪七星研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銘曰金玉其聲追琢其泓端溪之英紫巖之朋維仲敬夫詒我誠叟發櫝瞻之日中見斗楊氏所容墨氏所國逃楊逃墨子將奚適

充齋銘

毛氏說作齋房讀書其中名之以充請銘予銘之曰人皆玉其廬莫或玉其軀人皆縠其腹莫或縠其德爾胡不思爾則不背孰降之衷孰秉其彞有降靡竭有秉靡

奪有親靡悊天以人威睨柯匪柯曾是遠而操亡去亡曾弗及而推之而充何垤弗崇充之而實何穡弗銍績之幽幽織之油油言㲨其秩其衣其裳惟爾室燠只爾弗鞠只爾弗勗只東方旭只

務本齋銘

永新左揆字正卿嗜學進進命其齋以務本艮齋先生記之矣復請銘於誠齋楊萬里則銘之曰畯穡乎穫梓穡乎斵緊士所穡何穡非學學將奚先何學非賢自賢

而聖自聖而天澮則有屽甽則有畔天人之道畔岸河漢河漢可涯道可方思其端惟四乃六其蓺既三其綱亦五其常闇之彌幽跂之彌悠據其一原萬善奚求人有怙恃誰無孟季執柯伐柯乃睨而視之二典兩帝參天兩地昌濟登茲不曰孝弟有若肖尼參乎攸蚩本立道生是以似之瑟彼學子遐不務此聖其遠而子其反而

存齋銘 吳丞名必大字伯豐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謁予銘之銘曰天奕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扃宅是壞庭我有神舍弗掫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懐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續予為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子女歸女勿去兮匪彼女寇女弗居兮女室載寧汝挾載宏宗廟百官疇不女或承尼曰堯墻有覿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粱詩冠禮裳有操無亡莫知其鄉

緩齋銘

吾友吉之戶曹掾趙君括少監提刑老先生之次子也賢而能儒而文官位職之初名其公之齋房曰緩謁予銘之銘曰急為緩師師匪弦規緩為急資資在在韋有鳴者雞二人同孳一跖一蹻塗是遠而君子所履疇彼疇此韋弦由已不可則止萬趾徐徐緊善之逋舍韋而趨如鏑赴兎萬指汲汲緊利之拾舍弦而戢如燬違濕宜赴而違曷蹻之歸宜違而赴曷跖之去跋聖之藩求

魴於山求𩵋於淵於萬斯年之子嗜學家有老斲過庭有覺其避席而作

敬齋銘

新喻蕭一致字伯易三堂居士從義孫也山谷為作三堂銘敬齋作敬禮曰毋不敬程子曰主一曰敬銘曰維事維萬維心維一聽奕思鴻維貳維忽貳豈其忱忽豈其欽維動維言其弗散心三堂孫子學以為已欲跂聖門主一為址謹獨懔然履臨氷淵及奏厥成對越昊天

省庵銘

西昌梁大用字器之篤志嗜學進未慭也命其讀書之室曰省庵來乞銘銘曰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漚亦覺非海漚之覺吾心已怍知之斯行吾心吾朋怍之斯絶吾心吾鉞鉞孰赴省則勇而朋亡鉞喪昧則縱而以省躬昧維聖作對以昧緊省摘埴觀井三省以日吾省以時參省以三吾省千之維聖無

過維賢寡過欲寡未能敢其惰

西塾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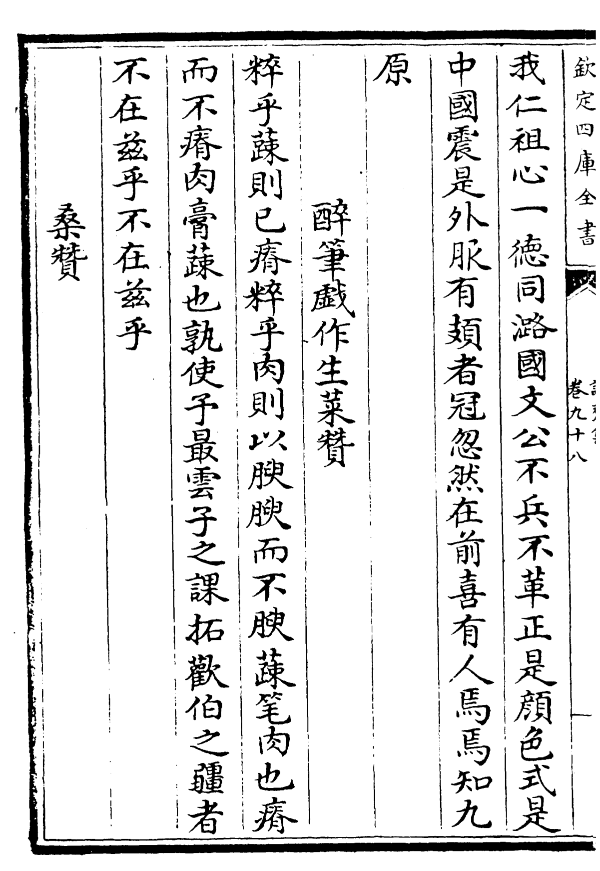
禾川甯行之作西塾以訓迪厥子乞銘於誠齋老人銘之曰衛俞之族有西其塾維學之麓維子之淑咨爾子孫于弟于昆洗心寧神明聽話言我築我廬爾羣爾居有易春秋有詩有書琹在在牖書在在手爾誦爾弦以復爾有爾有伊何伊孝伊忠伊義伊仁于玉爾躬雞既鳴矣爾夙爾起日之夕矣爾膏爾燬具體維淵聽視言

動維禮為塗雄趨聖門命世維孟盡心知性俯蹴百氏仰承三聖匪孟匪顔于跂于攀瞻彼數仞躄而登天潛而未徹如攻堅木徹而莫禦如泉赴谷由心而身由身而親由親而君氣至如神咨爾孫子爾聆爾思非道弘人室是遠爾

贊

文潞公畫像贊

竺景東畫文潞公像陳勉之攜來求贊曰俾宋作古自



我仁祖心一德同潞國文公不兵不革正是顏色式是中國震是外服有頍者冠忽然在前喜有人焉焉知九原

醉筆戲作生菜賛

粹乎蔬則已瘠粹乎肉則以腴腴而不腴蔬笔肉也瘠而不瘠肉膏蔬也孰使予最雲子之課拓歡伯之疆者不在兹乎不在兹乎

桑賛

其葉可溫其蕡可飧其幹可薪其藥可根有裨乎人無愛乎身墨氏之仁

玉石贊

山有玉工則琥之溪有石家則礎之士有韞人則齬之吁

張定叟畫像贊

浙之西東轉鍵而豐其譙之庸朱張兩公神皐天咫旴唫其理後先趾美維張與李孰知夫傾東海於談餘振

華嶽於物初顧是區區是殆見吾善者機歟長松白石清泉激激杖屨埜服於一丘一壑之間予安得從定叟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自贊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予真戲自贊曰汝翎弗長汝趾弗强毋駃汝頑毋競汝驤于崖于濵其窮其茫曀曀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音花荒哦者遜厓醻者遜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銑

張伯子尚書畫像贊

江西連帥華學尚書篤素居士張公伯子之畫像大兒長孺圖之以示予一别十年千里再見敬贊之曰戻戻契契逢怖則折嘻嘻休休覿誘而流有偉張公洵素且冲匪石厥衷廼玉厥躬勁於疾風柱于河洪淑兮其度怙慿不惡弗撼弗助弗誘弗怖曲江之持于湖之擒孟氏之素其不在兹

張欽夫畫像贊

唐德明示亡友南軒先生畫像敬為之贊曰名世之學王佐之才一瞻一慟非為公哀

寫真贊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曰有縚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國之民歟無功鄉之民歟

王時可命敏叔寫予真題其上云緜巾鶴裾山澤之臞汝荷蕢之徒歟柳接輿之徒歟

張功父畫像贊

功父久别喜得解后寒温之外勞苦之曰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氷茹雪食瑙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外歟方内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其問諸白鷗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

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之牽率

樂府

誠齋歸去來兮引

儂家貧甚訴長饑幼稚滿庭闈政坐缾無儲粟漫求為吏東西

偶然彭澤近鄰圻公秫滑流匙葛巾勸我求為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許事歸去去來兮

老圃半榛茨山田欲蒺藜念心為形役又奚悲獨惆悵

前迷不諫後方追覺今未是了覺昨來非

扁舟輕颺破朝霏風細慢吹衣試問征夫前路晨光小

恨熹微

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荆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

幼入室相攜有酒盈樽引觴自酌庭樹遣顏怡

容膝易安栖南窓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設柴

門長是閑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思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先將入孤松撫處淒其

息交絶友塹山蹊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曠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遣俗人知

解后又春㒰農人欲載菑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窈窕丘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榮滋泉水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矣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爲委心任運無多慮顧遑
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乗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恣遨嬉獨臨水
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詞以自賀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長拖衫袖一道官銜清徹骨别
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登山臨
水作音做成詩三首兩首　休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

大懸雙肘籍甚廬陵新盛事三箇閒人眉壽棟罷軍員歸農押録致政誠齋叟只愁殺螺江門外村酒

七月十三日夜登萬花川谷望月作好事近

月未到誠齋先到萬花川谷不是誠齋無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纔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絶看十五十六

昭君怨賦松上鷗

晚飲誠齋忽有一鷗來泊松上已而復去感而

賦之

偶聽松梢撲鹿知是沙鷗來宿稚子莫諠譁恐驚他

俄頃忽然飛去飛去不知何處我已乞歸休報沙鷗

昭君怨　詠荷雨

午夢扁舟花底香滿西湖烟水急雨打篷聲夢初驚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還聚聚作水銀窩瀉清波

武陵春

老夫茗飲小過遂得氣疾終夕越吟而長孺子

有書至答以武陵春因呈子西

長鋏歸兮踰十暑不着鵕鸃冠道是今年勝去年特地

減清臞　舊賜龍團新作祟頻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

又酸兒信問平安

水調歌頭賀廣東漕蔡定夫母生日

玉樹映階秀玉節逐年新年年九月好為阿母作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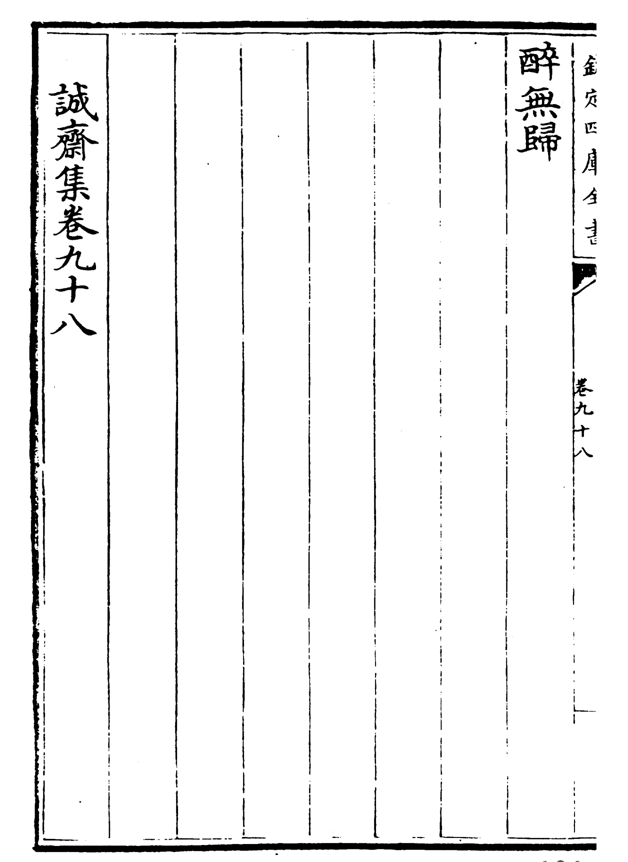
澗底蒲芽九節海底銀濤萬頃釀作一杯春泛以東籬

菊壽以漆園椿　對西風吹鬓雪炷香雲郎君入奏又

迎珠幰入修門看即金花紫誥併舉莆常兩國册命太夫人三點台星上一點老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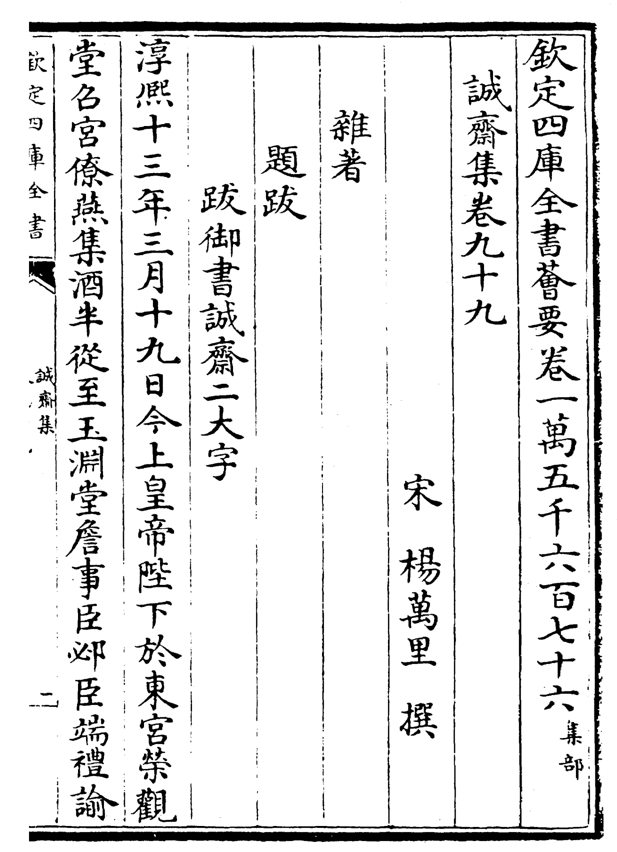
四月十八日同履常子上晚酌戲集句作四月之詩五章章四句

四月嘗春酒及時魚也四月維夏凱風自南緑竹猗猗維石巖巖我有嘉賓賁然來思為此春酒酌言献之南有嘉魚維其時矣維筍及蒲維其嘉矣園有桃左右采之摽有梅薄言掇之今夕何夕月出皎兮東方未明不



醉無歸

誠齋集卷九十八



誠齋集卷九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題跋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榮觀堂名宮僚燕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必臣端禮諭

德臣揆侍講臣袁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稱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為末至蓋已嘗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潘衡墨染申屠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畫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詣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之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

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淳熈十六年歳次已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使借紫臣楊萬里拜首稽首謹書

跋御製梅雪詩

今上皇帝陛下在東宫榮觀堂宴羣僚日既為臣萬里親洒翰墨作誠齋二字復書御製賞梅詩一首五紙將以分賜臣泌臣端禮臣揆臣萬里臣袤置之几上莫敢先取者臣萬里即請云敢用劉泊登牀故事乃急取此

紙蓋肆筆最得意者皇帝天顔為之載穆羣僚皆有歆
羡之色是歲冬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羣僚
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皇帝陛下道德之極
崇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二典三謨之業聖文之渾噩
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視大風之歌秋
風之辭皆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
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淳熙十六年歲
次己酉八月戊子朝議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臣楊萬里拜首稽首謹書

跋張敬夫介軒銘

敬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人豈異也衆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來觀者其愛與敬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忘

其書也紹興壬午廬陵楊萬里跋

跋熊叔雅所作唐傑孝子賛

孝慈者多連理同蔕之應世以為祥非也當時孝慈所化草木亦孝慈耳觀孝子唐傑之事豈不然哉嗟乎艸木非有知也人非無知也或化焉或否焉又何歟

過楊塘趙清獻公神道題柱衢州地

是惟清獻之墓過者可不敬乎敬斯慕慕斯為二之前則曰能一之後則曰不能敬猶不敬也吾從楙之

跋歐陽伯威詩句選

右歐陽伯威詩句之釋也予既序其胜辭復手抄此數紙自有用處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甖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琖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噉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而伯威喜予書又奪去此紙誰復伴幽獨者年月日跋

題曾無逸百帆圖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没於風濤縹緲

雲烟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漁舟往來其間獨幽然若無見彼何人也耶

跋章友直草蟲

春寒爾許新蟬飛蠅輩遽出耶細觀蓋章伯益墨戲也庚寅月上巳日楊萬里跋

跋曾無逸所藏米元章帖

米家字帖遭逢紹典聖人謂字字歸復古殿中矣而此紙尚遺人間士之遭時求其必不遺難哉

跋曾正臣兩疏圖

予每讀唐人文字喜言兩疏畫圖惜不得見今真在眼中矣然以孝宣清明之代而二先生何去之早耶及觀蓋寛饒傳則知都門祖帳之觴二先生父子相顧歔之彼猶以為夜晚爾

跋劉景明四美堂序

此吾友劉景明比作四美堂序也蓋禾川晚秋圖也乾道六年九月望誠齋埜客楊萬里跋

跋陳與權印五經善本

以書刻印者未有不利焉者有不利焉者惟異端之書為然刻異端之書則有所以刻者則不然朝刻其書以貽諸人夕計其福以貽諸身烏在其不利焉者歟南雄陳經於先尭朝以童子科免秋賦詣太常未得志於有司退而嘆之曰有司之門則不可以逕而入也聖人之門其不可以徑而入哉益讀古書以溉其心以樹其身以曄其辭章蓋退而後進者也病夫書肆之刻五經者

字畫之不精脫訛之不更求善書者寫而刻之使來者皆得以印印之嗟乎利之不蘄福之不計異端之不溺士之若陳子者稀矣五經之彰繫於刻不刻耶不繫於刻不刻也於斯二者吾獨以嘉陳子年月日某謹書

跋陸宣公古方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謗者歟或曰窮而不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

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題曽無已漁浦晚歸圖

浦吾里舴艋吾宅黄帽郎吾侣也苒苒京塵於今三年偶閲曽無已此軸風烟慘澹波濤汹歘欣然振衣登舟云乾道癸巳月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秋聲賦及試筆帖

六一先生墨妙每見石刻未見真跡也今乃得見秋聲賦試筆帖先生之孫提幹不來歸故鄉安得此奇覩提

幹云尚有集古録跋及家書四百餘紙其聞之雖喜然未敢盡求觀也其山林之日月方永欲一日盡此四百紙何以卒歳

跋李成山水

余葺茅棟而工徒病雨擾擾不肯畢也今日偶小霽鳴鳥之聲樂吾友王才臣偶携李成山水一軸未展卷烟雨勃興庭戸晦冥吾廬何日可了耶

跋趙大年小景

予故人曾禹任寄似大年小景敗素一規不盈尺也愈視愈遠忽去人萬里之外然水石草樹鴻雁鳬鴨可辨秋毫予剩欲放目洞視之而舊以挑燈抄書目眚屢作嘗諸之醫醫云窮睇遠眖目家所忌也偶憶此戒速卷還客

跋蘭亭帖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議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襲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

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絶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顧持此句子寄聲山谷

跋浯溪曉月錢塘晚潮一軸

予以歲癸未官滿浯溪去年自杭郡補外每懐兩地山水之勝輙作惡數日所謂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者歟今日獨坐釣雪舟中風雪方霽故人曽禹任邀我乃併至兩地此殆夢中事也

跋劉彦純送曾克俊作室序

曾克俊之居距吾家三里而近予每步訪之周以修竹面以東山甚愛其幽勝然目留而心不隨忽喜而忽懼往往不及坐而去者葢克俊之幽境能悅人未若克俊之破屋能逐人也西溪先生所謂將壓者特聞而知之焉爾今則又甚矣西溪所謂左撑者前日晨炊不熟取以煬竈而疇昔之夜雪作地爐無火復取所謂右支者薪之矣適有天幸入冬不風後此數月春風勃輿此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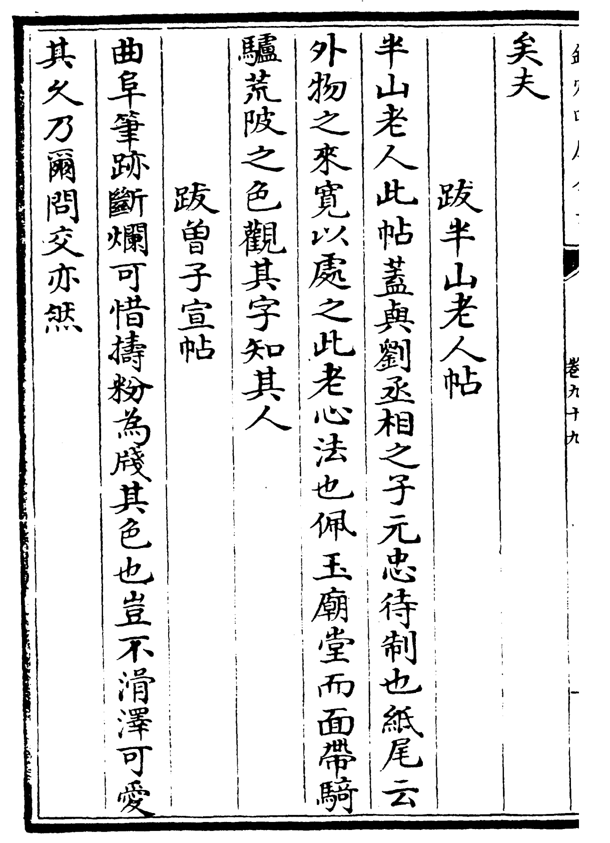
亦殆矣哉因克俊携西溪序篇來附書左方以告仁人君子之憐克俊者

跋張安國帖

張安國書甚真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跋許將狀元與蔣頴叔樞密帖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且稱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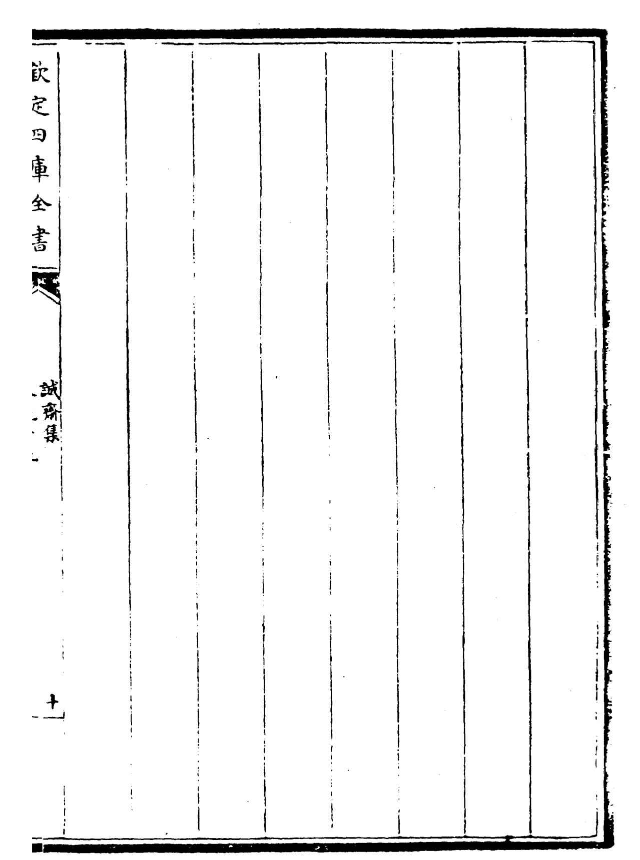
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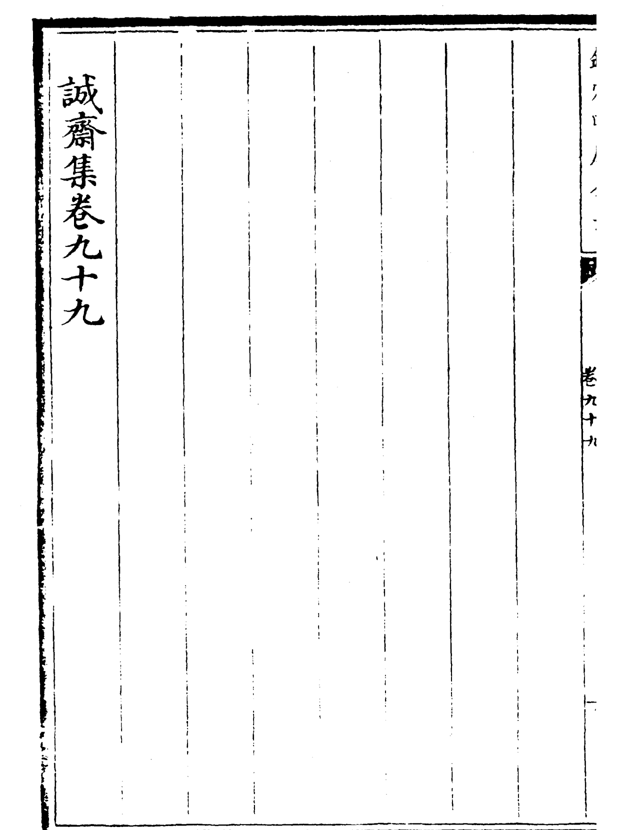
跋半山老人帖

半山老人此帖蓋與劉丞相之子元忠待制也紙尾云外物之來寛以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面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知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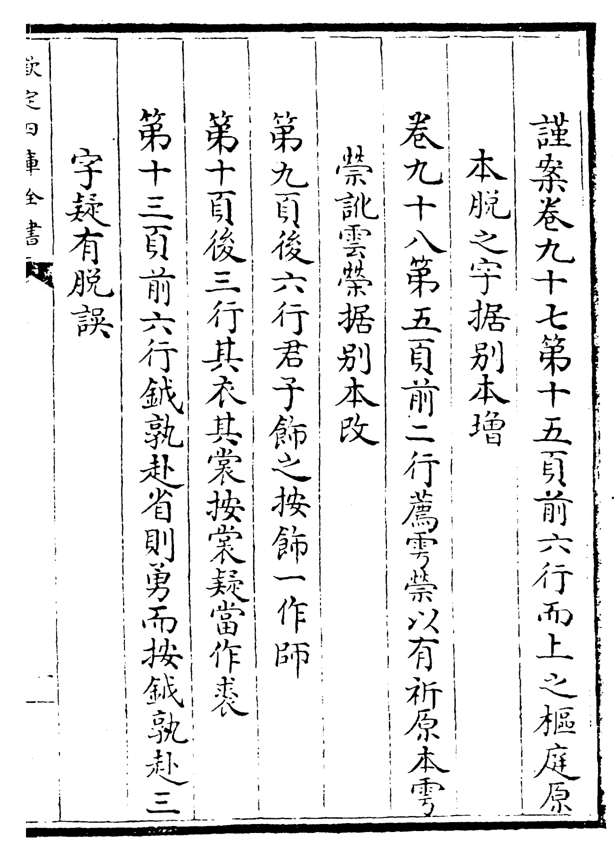
跋曽子宣帖

曲阜筆跡斷爛可惜擣粉為牋其色也豈不滑澤可愛其久乃爾問交亦然





誠齋集卷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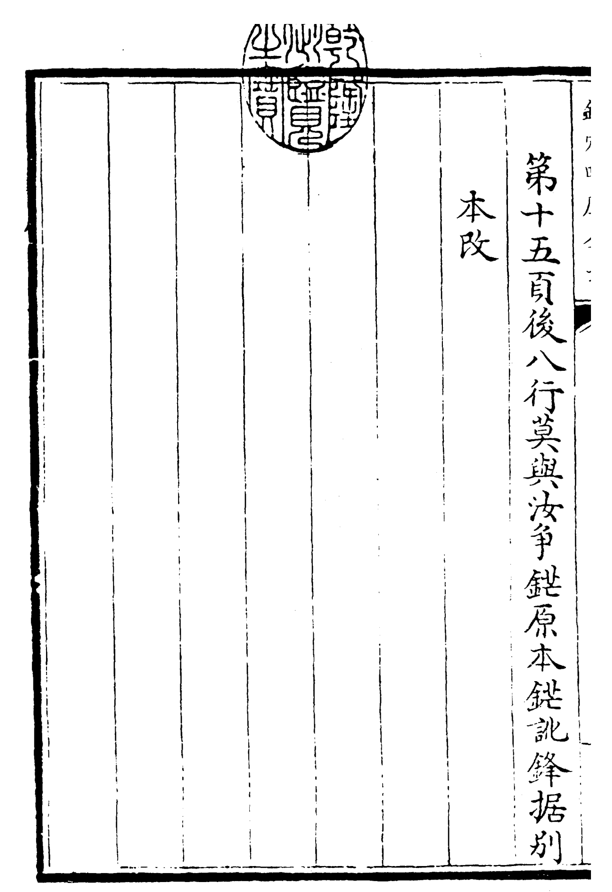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十七第十五頁前六行而上之樞庭原本脫之字据别本增

卷九十八第五頁前二行薦雩禜以有祈原本雩禜訛雲禜据别本改

第九頁後六行君子飾之按飾一作師

第十頁後三行其衣其裳按裳疑當作衺

第十三頁前六行鉞孰赴省則勇而按鉞孰赴三字疑有脫誤


第十五頁後八行莫與汝爭鍉原本鍉訛鋒据別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至一百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題跋

跋郭功父帖

俗吏之冗不得觀書功父所厭此殆與予同病也

跋薛諫議曾都官帖

薛諫議曾都官與親戚少者書前署名而後花押使施之今日後生怒罵不置矣

跋山谷小楷書陸機文賦帖

予嘗見前輩言山谷先生為人書古人詩文初非書亦非已出必問求書者曰子欲某史某傳乎某賦某詩乎文選諸賦自三都二京子虛西京江海之外文賦辭最多而先生一筆為晁仲旬㓨民書之雖未卒章亦不少矣今之士引筆未識偏旁古無以譙為也能不以撿書

而寫古人詩書字六七十如五六十者有幾顧曰筆書記誦學之末乎爾以此帖示之得覆醬瓿其榮厚矣年月日跋

跋王才臣史論

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年十七時所作歴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横九州毫髮無遺恨誰謂只今猶乎餘後耶今尚書承吉周公每嘆科舉之刀尺精於擇士而粗於擇有司魚網之設鰕則罹之其意端為王子發也吾又

奚言

跋曾達臣所作蜥蜴螳螂墨戲

歸愚居士達臣予家親戚且最厚者予知其蓄學問善議論今古而已其子無逸為予出二蟲敗紙而有生態予既驚喜其奇觀又歎平生初不知達臣之多能也所挾愈大者其知愈狹予之不知達臣獨此而已乎之二蟲又何知淳熈已亥季冬十七日誠齋埜客楊某書

跋尚提幹所藏王初寮帖

覽王初寮帖卷首愛其字畫美秀然其神氣風骨竟莫名其胄出也最後次韻尚仲明衡陽十絶句如獻壺鴈峯等字乃知其為東坡之别子其有出之於建炎之後而秘之於宣政之間耶遼篠之下誰知庚氷政在此也

跋東坡所書雉帶箭大字帖

東坡先生所挾孰非招尤取疾之具復出此掀天決地大字投畀嶺海豈元符大臣罪哉

跋米元章登峴大字帖

其學書最晚雖遍參諸方然袖中一瓣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禮部登峴大字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跋尚仲明文藁

知已在言路此巧宦者進軟語待彈冠之秋也尚仲明抵之以書規其患失而詭其盡言拙矣哉

跋謝昌國所作何孝子傳

昔柳子厚書段太尉事以諗史官今謝子書何孝子事以諗予予楚人也何孝子於是為不遇矣年月日楊某

跋

跋韶州李倅所藏山谷書劉夢得王謝堂前燕詩帖

此山谷歸自黔南之官當塗時所作也雖放舟大江順流千里而兩岸雲烟三峽怒濤尚勃鬱洶湧於筆下

跋蘇黃滑稽録

此東坡山谷禮闈中試筆滑稽也蓋莊周惠子不幸再相遭者或問二先生語何經見予曰坡谷閒之憑虛公

子憑虛公子聞之亡是公亡是公聞之非有先生

跋東坡小楷心經

予每見山谷自言學書於東坡初亦啞然恐是下惠之魯男子也今觀心經乃知波瀾莫二昔宋人請南宮萬於陳陳人飲之酒醉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跋劉原父制詞草

歐陽修　宋祁　范鎮　王疇　宋敏求

勑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與巳近於其制度文物

之可觀也故唐有天下且三百年其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之所記官非其人記述失序至於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彰朕甚恨之故擇廷臣使筆削舊文勒成一家之書具官其創列統紀裁成大體具官其網羅遺逸具官其博緝異聞厥協異同凡閱十有七年大典乃具浩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讐其功朕將據舊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遷秩一等頒其書於

天下使學者咸觀焉其可其官其可其官其可其官

其可其官餘官勲賜如故

公是先生作歐宋五人唐史書成第賞增秩制藁塗改字

畫一一尚可察也皆讐其功四字初當在遷秩一等之上

豈意匠中變而筆偶遺削歟廬陵楊萬里書

跋張忠獻公劉和州三帖

紫巖先生之用心有一念不在憂社稷軍民與愛惜人

材者乎學者觀其與劉和州三帖先生之學亦可以嘗

一勺知江海矣和州之才附託此紙不旣焜煌矣夫

跋張忠獻公委劉通判仲謙應辦先堯車駕勞軍雜務專行歷

士之才不才惟遇變乃見變在應應在速速在暇應變而速應速而暇近世如仲謙亦鮮乎哉大臣任天下大事而幕下無人才信不可歟

跋尤延之戒子孫寶藏山谷帖辭

山谷此帖余初官三衢買之無錢剥落茶杯托釦銀

數兩以易之子孫其永寶之錫山尤延之書

計釦銀重輕足可供億不知何人杖頭之資者半月而顧以易之山谷此帖後必有市於色而抵之地者廬陵楊萬里跋

跋鄭威愍公事

近世培溉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五季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歷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

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邪姦挫㩅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耶噫慶歷元祐之姦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金破城公死之名驤字潛公廬陵楊某書

跋張功父所藏林和靖摘句

天不容則失神人不容則失天和靖三十聯刻露天秀

剔抉造化幾事不容如許窮老而不悔有以哉

跋洪治中梅蘭竹水墨畫軸

孤竹之君靈均之紉子真之孫避世霞外物莫作對疇敢尋葵丘之會惠然盍簪參語其森其侶若林胥砥以節胥芬以烈雪瑩玉潔旁招來同伊誰膚公猶曰中書之不中也耶

跋黄齊賢通鑑韻語

迂叟通鑑之書大萬萬言不啻也黄君齊賢終一事為

四言舉四言得一事卷而懐之通鑑在袖間誦而記之通鑑在舌端矣此學者之利也或曰此書之不忘通鑑可忘乎曰不忘此書然後可以語通鑑之不忘不忘通鑑然後可以語通鑑之忘學者謹之淳熈丁未三月十二日誠齋埜客廬陵楊某廷秀書

跋龜山先生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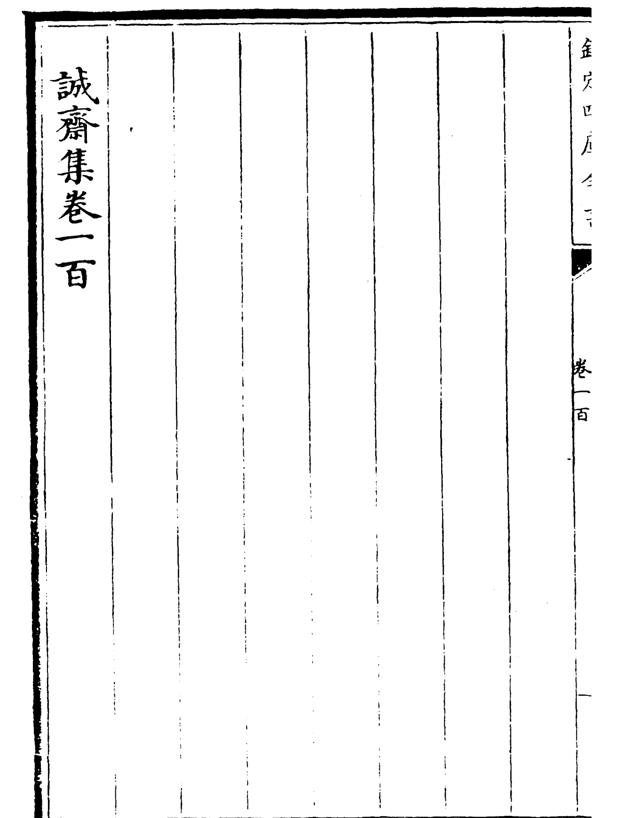
右龜山先生與陳幾叟書如云漢陽命下登州不即遣乃覆奏俟命聖恩寛大州郡乃爾然還不還皆天也此

為陳了翁發也聖恩寛大州郡豈不知之然寧敢於違
詔而不敢於違奸臣是以復奏也使有讁命必不覆奏
矣嘻其時何如哉

跋默堂先生帖

右默堂先生與其弟朝宗書論其友程王二學之是非
謂自古及今唯有一是大哉言乎至謂王氏禍天下之
罪雖世無孔孟亦不免聖代之誅或曰世無孔孟則默
堂何據而誅王氏乎曰人心而已矣然則不必據孔孟

乎曰孔孟人心而已矣



誠齋集卷一百

誠齋集卷一百一

宋 楊萬里 撰

雜著

題跋

跋廖仲謙所藏山谷先生為石周卿書大戴禮踐阼篇太公丹書

文字中喜用古人語此自是山谷一法也如先生美米

後生為秖以貧賤有人易以富貴有人難之類此吕覽語也豈盡然哉而今集中至全載丹書諸銘與山谷之文相亂蓋山谷嗜此銘故每喜為人士書之耳此軸其一也莊周之蝶不可以告周子之兒信有是事淳熈丁未六月十九日

跋謝安國詠史詩三百篇

遷固紀傳一篇百千言而安國納之於廿字杜少陵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與誠齋楊萬里淳熈丁未八月

二十日書

跋段季承所藏三先生墨跡

六一先生半山老人東坡居士間何潤也因段季承為介紹乃一日併得望履幞下快哉淳熙丁未至後三日

廬陵楊萬里敬書

跋豐城府君劉滋十詠

豐城府君愛山成癖不知身之化為山歟山之化為身歟讀山中十詠覺嵐翠染衣崕凍襲骨淳熙丁未十二

月七日誠齋野客楊某跋

跋蕭武寧告詞

某聞吾鄉蕭氏藏弆其祖武寧府君仕於吳時告命而未之見今日延卿姑夫携訪相示墨色如新不知其為異代二百餘年以前物也自武寧至延卿於是九世矣㣲祖孫仕學相承能如是傳之之永乎余知蕭氏之未央也豈惟未央其必有興者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埜客楊某敬書

跋蕭侍御廷試真書

侍御蕭公廷試文卷一日三題文不加點固難能也而其詞深厚淳質不矅浮文如太羮玄酒渾金璞玉可以見祖宗時人才之邃雅矣慶元戊午四月十一日誠齋埜客楊某書

跋趙士䧘江州死節墓碑

趙端國初相識於金陵詞粹而氣淑以為其人恂恂儒者也别去七年昔歲之春來為吾州上幕與之把酒道

舊故為笑樂外莫知其挾未幾則聞潔廉自將正學以言守法以立每議一政一事山可移不可奪蓋天下之士乃未易知如此哉今日王才臣來訪袖出端國之曽大父總戎公墓碣與前輩諸公問題傳後語讀未竟舍卷起立髮上衝鬚髯畢張且憤且悼而繼以泣曰嗟乎忠義信有種乎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而太史公乃曰天之報施善人非昔魏文帝以世無火浣布信有是事

年月日某敬書

跋蔡忠惠公帖

世傳仙人呂公飲酒家大醉自寫真壁間而去明日觀者如堵墻或以問予曰傳者誕也或曰寫者亦誕也予不能决友人蔡定夫寄贈其祖忠惠公帖讀至思杜祁公遇孫資政詩惜殿中君謫春州事簡牘因悟曰呂公事非誕矣或曰何用知之曰忠惠斯言非為三子發也然則誰為曰是亦忠惠自寫真也或曰子之言亦誕矣予兹不能决并書於跗以决諸定夫

跋李氏所藏黄太史張右史帖

右山谷帖二十七紙張右史十一紙予友人李師心携以示予蓋自其從曾祖承議公與二先生還往之尺牘藏弆至師心今四世且百有餘歲矣其紙新其墨濕猶昨日物也藏之久而莫之竊觀者衆而莫之奪其守寶有道哉予於是有感焉豈惟此帖哉又有大焉者使李衛公子孫能守其花木竹石魏鄭公子孫能守其宅與笏房杜子孫能守其門戶皆如李氏子孫之守此帖至

令存不存也予於是重有感焉豈惟數姓之所有哉又有大者焉年月日誠齋埜客廬陵楊萬里廷秀敬書

跋主管乃祖忠節録

二叔叛周七國反漢而我宋建之觀永豐有誨道直閤齊女有令宬長沙有三聿之三公皆以屬籍死節節貫三光名塞兩儀霜松雪竹生我靈囿世謂今人不如古其然乎哉直閤之孫彦權示予以忠節録敬書其後

跋李伯珍詩卷

伯珍取别一星矣今日安成劉伯彊送似渠癸丑詩一卷清新俊逸奄有二子成三人矣今想更進覲伯珍之進自笑予詩之退也

跋張永州尺牘

右同郡齊年同舉張公叔保之尺牘也是時予棄官山居而叔保為豫章别駕與予此書畀詞絫繭殆過乎恭此禮應上官乎施不應朋友乎施者予再拜辭而歸之其子履乃能藏弆此紙把翫手澤如新覽之淚落林譙

之劉賔之每云叔保佳士恨不盡見其文然㦸記中亦可見其一斑此㦸又一斑者嘉泰元祀六月庚寅誠齋埜客楊某跋

跋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

于湖張公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横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某初挂名於公之牓又嘗再見公於直廬今其季伯子尚書寄示五帖開卷未了山立玉色凛然在

人目中也或曰昔東坡雄雋而服子由之近道今于湖

邁往而愛伯子之端愿何也某曰東京人士有問二荀

於許章者曰靖與爽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

叔慈内潤嘉泰元祀六月戊戌誠齋埜客楊某敬書

跋彭道原詩

吾族與蕭氏世婣也而未聞有所謂敦節堂者因觀彭

道原此詩問堂無恙則化為荒烟埜草久矣曾不百年

而物之廢興如此是可歎也至於昭甫之名節則千載

凛然堂何與馬嘉泰元祀六月庚子誠齋埜客楊某書

跋羅天文墨蹟

右此帖予婦翁印山先生羅公天文送士人曽千里序也予往來印山求公之文章字畫而不得今其孫紹何許得此紙再拜三讀悲喜相兼瑰詞妙墨兼麗山谷此羅氏寥須之鼓封父之繁弱也君家子子孫孫永言寶之自紹興辛酉三朝至今歲嘉泰辛酉良月初吉蓋甲子一周矣此帖六十年乃出而歸羅氏物之顯晦故自

有時耶况於人乎誠齋埜客楊萬里敬書

跋袁機仲侍郎易贊

右易贊并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畔子不運而見三聖一心空洞以納太極能倒傾蛟室寫此璚瑰否誠齋埜客楊萬里敬書

跋喻子才為汪養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汪碑喻題若著同時注規異時遺珪一日三師纍其庶幾

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

瀘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老先生以策元勲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云

跋林黄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黄中一字寛大其所書澹庵先生遺事當萬里

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也是時王之望尹穡得志其威能陷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詰其辯能獎敵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公之一答茲不謂大丈夫乎

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澹菴先生之孫槻寄示先生諫草凡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見敵寇入門等語其痛次骨萬里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之雜之時也國是數定而

屢摇國勢將怯而復壯仲尼曰民到於今受其賜

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

此帖十二紙皆紫岩先生魏國忠獻張公答澹庵先生忠簡胡公手書也紹興季年紫岩謫居於永澹庵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還往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患也萬里時丞零陵一日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夙夜懼此身將為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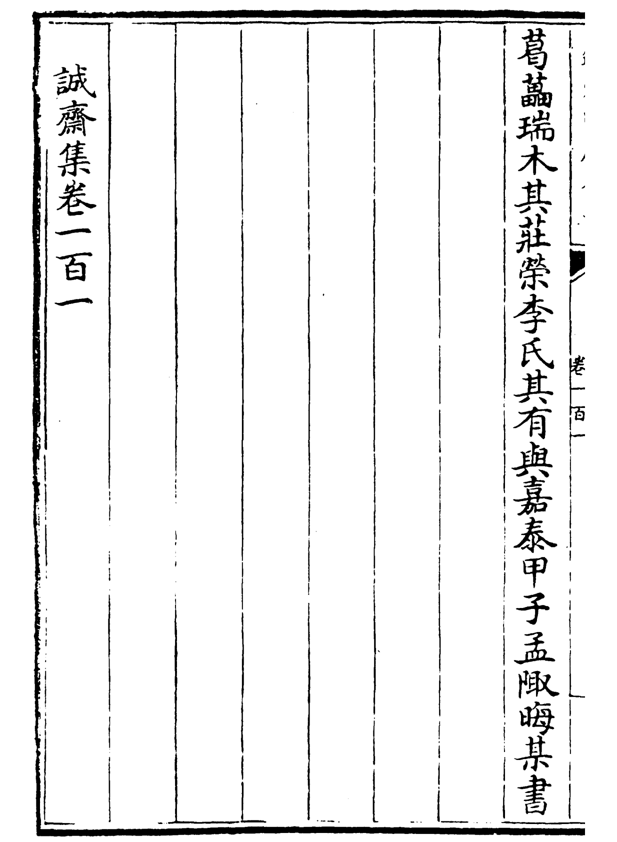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

篇因記所聞於後予甞見章懐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蠶事苦女工難得新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併志之年月日某書

跋李彦良瑞木

董生孝慈瑞見犬雞韓子詩云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歎其不上聞所以媿其不能薦者也彦良平國之孝友幽能致瑞於天而明不能上名於朝當有愧其媿者今彦良之孫彦從能傳大父之學用心如止水卹族如



葛藟瑞木其莊榮李氏其有與嘉泰甲子孟陬晦某書

誠齋集卷一百一